

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脊梁

■ 夏泽华

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从空中俯瞰,一北一南,一黄一绿,两条河流犹如穿越济南的动脉——北为黄河,裹挟着黄土高原的苍莽;南为小清河,流淌着齐鲁大地的体温。后者也是浸润着我的故乡的母亲河。

“小清河,长又长,山东是个好地方。青山绿水好土壤,出产豆麦和高粱。”儿时初学认字,父亲讲述的便是他当年小学课本中的这篇课文。作为山东版图上唯一一条兼具水陆联运、河海联运、灌溉养殖等多功能的黄金水道,全长237公里的小清河一路向东奔涌,串起济南、滨州、淄博、东营、潍坊5市,注入浩瀚渤海。

相较于黄河的亘古浩荡,小清河的历史不过千年。但这条年轻河流冲刷而出的两岸沃野,与黄河流域一样,激荡着生生不息的文脉,烙印着血火淬炼的史诗。

若将视线投向更加久远的年代,两条河流的命运原本就有过奇妙交汇。

1855年,清咸丰五年,几经改道的黄河最终从山东东北部的垦利流向大海。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,对齐鲁影响最大的河流为济水。汉初学者缀辑的《尔雅·释水》一书记载,古时中国有“江、河、淮、济”四渎入海。济,即发源于河南济源王屋山太乙池的济水。

建国之初,毛泽东东经济南,同时任济南市委书记谷牧:“济南之名缘何而来?”谷牧答:“因在济水之南。”主席诙谐一笑:“济南的根在济源啊。”

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云:“匏有苦叶,济有深涉。深则厉,浅则揭……济盈不濡轨,雉鸣求其牡。”由此可见,远在春秋时代,济水已显式微,浅处可提衣蹚水而过,丰水时亦漫不过车轮。

东晋时期,济水中游断流;及至北宋,下游渐趋堙塞。宋金之际,官府为广开财源、运输海盐,征召民夫疏浚济水故道,导济南泉水入渠,遂成小清河。此河既开,渤海盐船可直抵泉州。元人于钦《齐乘》载:小清为运盐河,是故称小盐河。

从元至清,通江达海的小清河始终是山东境内重要的水路通道。“山东齐鲁地,二国蔚相望。官有盐赋,民多粟麦场。小河萦九曲,茂木郁千章。独立更怀古,高歌送夕阳。”明代诗人朱善这首《一斋集丁亥舟行小清河》所描绘的,正是彼时的小清河舟楫林立、绿荫夹岸的繁荣景象。

二

延续了古济水流向的小清河,不仅承载着盐舟千帆的繁华,更将齐地古老的文脉传承了下来。

2021年,考古人员在齐国故都临淄,发现了一片面积近4万平方米、由14个单体建筑基址组成的遗址。这里便是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——稷下学宫。

始创于齐桓公午年间的鼎盛于齐宣王田辟疆时期的稷下学宫,先后存续150多年,兼具研究院、大学堂和官方智库等多种功能。

故乡的河

■ 贾永

司马光《稷下赋》写道:“齐王乐五帝之遐风,嘉三王之茂烈,致千里之奇士,总百家之伟说。于是筑馆舍,临康衢,盛处士之游,壮学者之居。美矣哉!”

百家争鸣,兼收并蓄。在梁启超眼中,稷下学宫的出现“如春雷一声,万绿齐苗于广野,如火山炸裂,热石竟飞于天外”。在这里,教者可以自由择师、随处讲学;学者亦可自由择师、随处求学。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……无论哪家哪派,均可同台竞技。郭沫若称,“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”。余秋雨认为:“经由稷下学宫,中华文化成为一种‘和而不同’的壮阔合力,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。”

文明的种子在历史长河中次第绽放。稷下学宫的余音还在缭绕,向西百里——另一处文化地标又在静静诉说着“伏生传书”的千古传奇。

伏生者,济南人也,故为秦博士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:秦时焚《书》,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大兵起,流亡。汉定,伏生求其《书》,亡数十篇,独得二十八篇,即以教于齐、鲁之间。孝文帝时,欲求能治《尚书》者,天下亡有,闻伏生治之,欲召。时伏生年九十余,老不能行,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。

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《典籍里的中国》节目第一期《尚书》,讲述的就是伏生拼死守护这部“政书之祖,史书之源”的感人故事,展现了《尚书》中华夏九州的家国概念和“民为邦本、本固邦宁”的“民本”思想。

《济南通史·先秦秦汉卷》对伏生传书晁错的情景有着详细记载:伏生传授《尚书》,完全采取口授,因其年老口齿不清,又不会说当时的官话“正言”,晁错听不懂,也就无法笔录。无奈,伏生让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翻译。羲娥说齐方言,而晁错是颍川人,仍有十之二三听不懂,只是略知大意而已。就这样,伏生一边口授,羲娥一边转述,晁错一边笔录,终将《尚书》记录下来。这就是用汉代通用书体隶书书写的《尚书》。

元代学者李祁在《云阳集》中评价:

“汉兴,承秦灭学之后,礼乐崩坏,儒教泯绝,而伏生以口授《尚书》为千万经诗之首,其他醇儒庄士,有节义名检者无代无知。信乎天下之名郡,无以加此。”

如此“口耳相传”的文化传承方式,恰如小清河能够冲开冬天的冰封,抗日的洪流终将成为吞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。

第五军的抗日第一战,选择在小清河一段“之”字形的河道。

1938年1月19日,廖容标带领40人的队伍,悄然埋伏于河边芦苇荡。听说家乡有了打鬼子的队伍,船工们慷慨献出两条木船,横在狭窄的河道之中,用铁锚固定在了两岸的冻土上。

中午时分,挂着太阳旗的日军汽船驶进包围圈——隐蔽在芦苇荡中的土炮突然开火。平日里如入无人之境的骄横日军没有料到,有人竟敢在小清河上伏击他们,待到举枪抵抗,已经来不及了。

这一战,击沉日军汽艇1艘,缴获电台1部。事后查明,被击毙的12个日军中,有1个旅团长、1个联队长和1个高级参谋。这伙日军刚在济南参加了重要会议,返回途中全部丧命小清河。

第五军一战成名,不到半年,就集合起一支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。1938年6月,第五军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,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。马耀南任支队司令员,从延安派来的抗大第三期学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,下辖5个团。

一处处河汊,成了天然屏障;小清河

代的最后帆影。小清河沿岸各港区迅速成为近代工商业聚集区,商贾云集,货积如山,“1600余只大小船艇,往来如织,昼夜不息”。民国初年,人们尚可自济南登船离岸,沿护城河出城直达渤海。

也是在这一时期,小清河中下游博兴、广饶等地的唱艺人摇着小舟逆流而上,把吕剧唱到了省城,使其成为山东最主要的剧种和全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。

不过,真正让小清河名垂青史的,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两岸的英雄故事——当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大地,小清河翻滚的波涛又在谱写着新的史诗。

三

1937年初冬,三个裹着粗布棉袍的身影踏着提前到来的第一场飞雪,叩响了长山县中学的门环。他们是:抗大第二期学员、曾经担任过红军团长的廖容标,刚刚经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姚仲明、赵明新。

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,三人前来与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共商抗日大事。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的马耀南在当地深孚众望,已经秘密团结了一批抗日力量。

1937年12月24日,侵华日军空袭长山县城(今属滨州邹平),国民党军政要员望风而逃。两天之后,共产党人发动黑铁山武装起义,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宣告成立。

那一天,是冬至过后第四天,黑铁山头长风呼啸,回荡着震天动地的呐喊:“抗日到底!”

黑铁山起义与胶东半岛的天福山起义、泰山南麓的徂徕山起义,并称山东抗日“三山”起义。

黑铁山,小清河南岸30公里处的一座小山,以盛产铁矿石得名,还在春秋战国时期,便是齐国的冶铁基地。清末民初,德日两大列强疯狂掠夺这里的优质铁矿资源。

星星之火点亮沉沉黑夜。共产党领导的黑铁山抗日武装,从诞生之日起烙上了铁一样的信念。虽然这支队伍仅有3支步枪和8把大刀,但他们坚信,如同小清河水能够冲开冬天的冰封,抗日的洪流终将成为吞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。

第五军的抗日第一战,选择在小清河一段“之”字形的河道。

1938年1月19日,廖容标带领40人的队伍,悄然埋伏于河边芦苇荡。听说家乡有了打鬼子的队伍,船工们慷慨献出两条木船,横在狭窄的河道之中,用铁锚固定在了两岸的冻土上。

中午时分,挂着太阳旗的日军汽船驶进包围圈——隐蔽在芦苇荡中的土炮突然开火。平日里如入无人之境的骄横日军没有料到,有人竟敢在小清河上伏击他们,待到举枪抵抗,已经来不及了。

这一战,击沉日军汽艇1艘,缴获电台1部。事后查明,被击毙的12个日军中,有1个旅团长、1个联队长和1个高级参谋。这伙日军刚在济南参加了重要会议,返回途中全部丧命小清河。

第五军一战成名,不到半年,就集合起一支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。1938年6月,第五军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,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。马耀南任支队司令员,从延安派来的抗大第三期学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,下辖5个团。

一处处河汊,成了天然屏障;小清河

两岸,一次次创造平原抗战的经典战例。1939年6月6日,刘家井子之战,第三支队以3000人兵力与5000多日伪军激战一天,取得毙伤敌800余名的战果……

1944年1月,八路军山东纵队开辟的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,成为横跨小清河、黄河的山东最大平原抗日根据地。

然而,最先举起小清河畔抗日义旗的马耀南,却再也看不到这方大地。1939年7月22日,37岁的马耀南遭遇日军突袭,英勇牺牲。1942年,朱德总司令在《胜利在望,团结向前——为纪念抗战第五周年而作》一文中,列举了八路军、新四军牺牲的70位著名烈士,马耀南位列其中。

黑铁山起义后,二弟马晓云、三弟马天民变卖家产,跟随长兄马耀南加入抗日队伍。1939年10月14日,曾经担任过第五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马天民壮烈殉国,年仅29岁;1944年8月10日,38岁的清河区专员兼渤海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马晓云,血洒抗日战场……

2015年9月3日,马耀南之子马立修出现在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受阅方阵中。当09架英雄的旗帜飘过天安门广场,80岁的马立修仿佛看到了父亲和叔叔染血战旗的悲壮一幕……

2019年9月,新中国第70个生日前夕,《一马三司令》搬上屏幕。马氏三兄弟前赴后继投身抗战洪流的故事,感动了千千万万观众。

铁山苍苍,清河泱泱。烈士之风,山高水长。抗战期间,21000多位英烈牺牲在这方土地上,仅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116名。

今日黑铁山主峰,两块步枪状的花岗岩组成高大的纪念碑,一把闪着亮光的刺刀直冲云霄。退休之后,马立修回到家乡担任黑铁山爱国主义基地义务讲解员,为年轻一代深情讲述老一辈的英雄故事。

一首诞生于80年前的歌谣,仍在小清河畔广为传唱:“马家三兄弟,抗日心最齐。

专打侵略者,护民志不移……”

四

东营市历史博物馆,珍藏着一件国宝级革命文物:最早版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译本。

1975年,一位名叫刘世厚的老党员,将一个包了几层油纸的小纸包交给了广饶县文管会。经党史专家鉴定,这是一本印错了书名的《共产党宣言》——1920年8月,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次出版,因校对疏忽,书名中的“共产党”三字印错了。

1926年春节,26岁的女党员刘雨辉从省城济南回老家刘集探亲,将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带给了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刘良才。1931年,刘良才调任中共潍县县委书记。临行前,他郑重地把这本书转交给了支部委员刘考文。

白色恐怖已经笼罩山东城乡。刘考文预感到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,便将此书交由地下党员刘世厚秘密保存。

不久之后,刘良才遇难,刘考文被捕。刘世厚把书用油纸精心包好,封藏在房屋山墙的雀眼里。抗战之初,疯狂“扫荡”的日军到刘集村烧杀抢掠,刘世厚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海,抢出了这本差点就要被大火吞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……

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曲折经历,就是小清河两岸守护革命火种的一个

缩影。

博兴县东王村,清河平原的一个小村庄。1940年3月3日,八路军挺进小清河以北的第一场艰苦鏖战,就发生在这个村庄。整整一天一夜,70名八路军官兵顶住了500多日伪军的8次疯狂进攻,21名官兵流血牺牲,村子中的老百姓却无一伤亡。

指挥这场战斗的是清河军区第六分区司令员马千里。

马千里是我奶奶的表兄,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,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,投奔陕北红军。全国抗战爆发后,马千里回到家乡,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独立团政委。我奶奶的弟弟,我的两个堂爷爷、一个堂伯伯和一个堂姑姑都跟着马千里参加了八路军。

1991年,我向马老问起了一个问题:“小清河两岸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,濒临渤海海水位低,无法像冀中平原那样挖地道,八路军依靠什么抗击日军?”马老回答:“小清河中下游的长山、博兴、广饶、寿光等地,共产党活动早、群众基础好、抗日热情高,虽然没有山地作掩护,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!”

他举例说,东王庄村之战,看似只有八路军不到一个连的兵力,实际上村子里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参加了战斗,老百姓家家户户打通院墙,形成了一处“辘轳把”式的胡同网,“正是凭借这样有利的地形,八路军如鸟投林,日伪军被动挨打”。

我的母亲曾经讲述过她4岁时的一段亲身经历。1943年春夏之交,2万日伪军重兵“扫荡”清河抗日根据地。作为武工队员的外祖父跟随八路军小分队与日军周旋,担任妇救会的外祖母留在村子照料八路军伤员。日军一次次“拉网合围”,缠了一双小脚的外祖母一次次掩护伤员东躲西藏,担心我母亲的哭声招来日伪军,外祖母只好让我母亲长时间含着一块窝窝头……

小清河畔,写满了军民之间生死与共的故事。革命战争年代,清河根据地20万子弟兵参军、82万民工支前;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,小清河两岸成为解放军巩固的大后方,向前线运送军粮2.7亿斤,占山东全部支前用粮的三分之一;从这里走出的一支支队伍北上南下,纵横驰骋新的战场。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用血肉之躯证明了:大平原上的长城,是用心筑成的。

五

2015年1月,病榻上的黎汝清嘱托我写一小清河。

1944年7月,17岁的黎汝清考入清河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以马耀南烈士名字命名的“耀南中学”,第二年参加八路军。这位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闻名全国的作家有一憾事,未能在有生之年创作一部与这条家乡的河有关的作品。

10年后的这个春天,我终于有机会来到小清河。这也是我相隔45年,再一次走过这条母亲河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新时代的小清河正在焕发勃勃生机。曾经中断的航运恢复全线通航;曾经污染的河面再现碧水清波。畅游在小清河畔,两岸梨花洁白似雪,千里平原麦浪翻滚。驶向大海的货轮惊飞芦苇丛中的水鸟,阵阵汽笛声仿佛还在重

复父亲当年教过的童谣:“小清河,长又长,山东是个好地方……”

自然天地间
手掌上的裂谷生长出嫩芽
他俯身倾听泥土的心声
指纹与穗叶叠影成新的密码
春光里
他把自己播种进土里
长成层层稻浪

铁锤叫醒群山
劳动者的双手嵌入大河
焊点烫穿黑夜的幕布
工具箱里迸出星火
点燃银河
每个铆钉都在重复
五星的光辉誓言

钢铁丛林中
脚手架在云端开出花
他们弯腰压实砖块与水泥的缝隙
破裂的手掌中大樓如春笋拔节生长
朝阳升起
他们为万家灯火
砌起遮风挡雨的高牆

锤子和镰刀奏响冲锋号
有力的臂膀举起山河
钢铁意志在血脉里拔节生长
扳手上的老茧
黑板墙里的粉笔屑<br